



第140期・2023年5月

非賣品

妙法寺主辦——

「澄」心畫路國畫展

(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八日至六月五日)

香港的文化活動，說起來還是比較活躍的，特別是在書畫展覽及舞台演出方面，祇可惜場地「緊張」，好些時也覺得困惑——何以政府口口聲聲說發展及推廣文化藝術，但場地的供給却

又好像樓房買賣一樣，緊張得很，而且更有一點與樓宇租售相似！——租金往往教人吃不消。（好的場地更有點「皇帝女唔憂嫁」的感覺，申請租場得等上一整年，且還未必輪到你！）

葉樹菁《旭日暄和》



以上說的，也許你認為是「牢騷話」，但事實也正是這樣。

還好，好些關心香港文化藝術者在自己的私人空間裡盡量地提供一些設施，希望澆灌這些「香港文化藝術的花花草草」。

我們妙法寺在「蓮花大殿」落成之後，也同時布置了一個展覽場地，也希望在可能的範圍內做點展

覽活動。過去，我們辦過多場書畫及攝影展。

還得說明一下，我們的所謂展覽場地，祇是利用一個空間而非正式的「展覽館」，所以用簡約，甚至用「簡陋」兩字形容之亦未嘗不可。儘管如此，而我們挑選的展覽作品却是毫不含糊，經常有高水準的書畫及攝影作品展出。

蔡湘君《憶武陵》



莫王志玲《千山皆秀發》



好了，三年疫情慢慢隱退，我們又蠢蠢欲動了，這是為了眾多信眾多一個活動空間，特別是在人流較多的時候，我們希望多辦一點文化活動。

今年的佛誕（農曆四月初八），我們特地籌辦一個有高水準的「山水畫展」，是五位長期來不知倦地沉浸在書畫學習的女士，組織她們來一個展覽。這五位女畫家，分別是林義梅、莫王志玲、黃杏賢、葉樹菁及蔡湘君。原來她們都是「澄」畫會的，也就把本次展覽稱為「澄」心畫路吧！她們的確是

在畫路上澄心行走，三、四十年，把業餘時間以及把家務做好之餘都投入寫畫中去了。

我們特別籌辦這次展覽，除了讓大家真正好好地享受高質素山水畫的觀賞之外，同樣重要的一點，是藉此告訴大家：毅力是多麼的重要呀，這就是修行！

修行，是毅力與專注的融合，當我們看到這二十多幅美不勝收的作品時，也同時感悟到何謂「毅力」？何謂「專注」？何謂修行？

多謝大家！

黃杏賢《山居圖》



林義梅《清溪川流》





禪詩・禪話



(六)

閒讀白雲中

我們讀詩，經常會讀到以落葉為題材的詩句；即使不是寫詩，念詩吧，今時今日人們還會特意地在秋天去觀賞紅葉、落葉。漫山遍野的紅，真是紅得教人「心潮逐浪高」。不過，像唐朝元可寫的這首「落葉」，這樣的意境與借喻還是比較少的，他把落葉譬如為書頁，而白雲之下看落葉就好像在愉悅地閱讀，多有意思！——

繞巷夾溪紅，蕭條逐北風；
別林遺宿鳥，浮水載鳴蟲；
石小埋初盡，枝長落未終；
帶霜書麗什，閒讀白雲中。

這首詩，先給你一個感覺，是落葉的無奈，也可以說是一種自然現象吧！我們又何必有什麼感傷呢，還是讓它「落花逐水流」的隨意好了！不僅此也，如果我們把它寬懷地看，把落下的紅葉視為書頁，在白雲下閱讀不是更好嗎！

白雲悠悠

我們舉頭望天，望到藍天白雲一定心情舒暢。是的，白雲悠悠，它總是給我們一份閒適之感。上首讓我們讀元可寫的「閒讀白雲中」便有這種感覺。讓我們再來看看「寫白雲」。唐代大詩僧皎然有詩曰：

未到無為岸，空憐不繫舟；
東山白雲意，歲晚尚悠悠。

先來了解一個詞語，所謂「無為岸」，是指佛境。這上兩句的意思，是說我們未到佛境之時，便好像在水中沒有繫好的船隻一樣，會飄蕩流走。下一兩句則是告訴我們，祇要我們隨意地、適意地去學習領悟佛境，也就可以了，這就是「明心見性」。

浮雲遮目

以「雲」作題材的詩句甚多，由於雲的形態很與禪意溝通，於是不少禪詩都以白雲作為借喻，不論所喻的是好是壞，「雲」到底生動地給我們增添感受。

王安石那首著名的「登飛來峯」，也拿出「雲」來作借喻了，不過他這裡說的「浮雲」，却是一個「負數」。——

飛來山上千尋路，聞說鷄鳴見日升；
不畏浮雲遮望眼，自緣身在最高層。

此詩後兩句經常被借用。而這首詩是王安石寫於少年時，那時當然還未做宰相這樣的高官，但這首詩也祇好反映出他打從少年時代已心懷大志了。

「共我閒」

王安石被稱為「拗相公」，指他很多時對物事的看法都有與別不同的意見。從好的方面說，這叫做有獨特見解，從「不好」的看呢？不妨像俗語說一句：「死都要拗番生」。也罷，不去說這些，而我們可以看到：即使像王安石這樣的「個性」，對於「看白雲、處閒適」，很多時與大家都是共有共性的。

我們且來看看他這首禪詩——

屋繞灣溪竹繞山，溪山却在白雲間；
臨溪放艇依山坐，溪鳥山花共我閒。

此詩淺白，不用註解了。他把周遭環境表達出來，然後納入自己的閒適中去。依然提出「白雲」兩字，可見白雲在閒適中佔上何等重要的地位。



有情遮

本文好特別，寫篇「有情遮」。遮即是傘，下雨天在「冇瓦遮頭」之地沒有傘來遮擋風雨，真是寸步難行。

那天，往妙法寺上班，下車後遇上風雨，「行不得也哥哥」，站在一雜貨舖前，忽然一位婦人遞上一把雨傘，她是店主。店主曰：「你拿去遮遮雨吧，方便的話，日後拿回來，不拿回來亦可以，是顧客留下的。」

真是十分十分的感謝！我說：「今日下班一定拿回來給你，太好了！」

她剛才見我在店裡張望，可能感覺到我想買一把遮。她微笑地說了：「我在雨天是不賣遮的，怕人家說我趁火打劫呀！」

我接過這把「有情遮」，禁不住向這位中年店主多看兩眼。

朱銘—— 真正的藝術大師

陳青楓

日前在灣仔行走，看到一商廈大堂有個小小畫廊，除了有好幾幅畫作之外，特別令筆者看得感觸的，是看到雕塑家朱銘的一件作品。

這是朱銘享譽全球的太極作品，看來在這裡是長期擺設的。

朱銘，最後不幸逝世了，有說他是患病厭世。不過都八十五歲了，無論怎樣這還是高壽的。

朱銘可以真真正正地稱得上雕塑大師，他的作品有自己的個性，這一點很重要。而一般地稱為「藝術大師」的，是一定要其作品有強烈的個人風格，且是影響一代人。

朱銘是真正做到了。我與他有過一些交往，他曾來我家作客，不僅彼此談藝術、談生活，也同時席揮毫畫了幾幅小品。

一位聰明而又自強不息的藝術家，走了，心裡總有點難過。

——朱銘大師，一路好走！





峨山夜月

· 法 雲 ·

(原刊於一九八七年六月《內明》第一八三期)

一、小序

這是一個冬日的黃昏，在以陰天著稱的西蜀名城，冬天罕見陽光，時常天色陰沉。今天更是朔風凜冽，天容炭暗，他拖着遲緩的步子，兩手插在牛仔褲袋裏，在校園裏閒蕩，法國梧桐的林蔭道，現只剩下稀疏的黃葉和參差蒼勁的枯枝，偶爾被寒風捲起一片片落葉在地上滾動，發出悉索的微聲，平時坐無虛席的荷花池邊也冷冷清清，不復聞朗朗的書聲，同學們大都鑽進溫暖的圖書館或教室，只有幾個穿着太空服的小孩在桌球檯邊嬉戲，四周格外冷靜，他像徘徊的幽靈，步履蹣跚，為了避開足球場傳來的喧鬧，他沉重的脚步慢慢繞過理科大樓，忽然，他雙眼圓睜，像是什麼刺痛了他麻木的神經。啊！就是這講演廳！牆上隱約還顯現一年前最激奮人心的通告：美國著名物理學家安格爾教授演講「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」他和她的不解之緣就從這裏開始，往事像幻影般一幕幕重複展現在眼前。

二、依稀往事

十年動亂以後的大學生，他們破除了現代迷信，勇於對民主自由化的嚮往。希望開闊眼界，探索多元化的人生宇宙。特別這次講題新穎，前所未有，可能會涉及某些禁區，因為科學的發展固然日新月異，但在這奇幻的大千世界中，很多領域尚屬空白或尚屬初探階段，諸如多度空間、超能力和心靈之謎等等。

由於對真理的追求和對科學的熱衷，真是群情激奮，盛況空前，當他趕到大廳時，已經擠得水泄不通，座無虛席，連窗臺上也擠滿了人。正躊躇間，他的中學好友，物理系周蘇一把拖住他，好不容易到他班上擁擠的座位中硬插了一席，他無意中發現身旁一位女同學正飛快用英文筆記，不由得對她暗表佩服。

當這次別開生面的講演結束後，大家興致很高，紛紛熱烈討論起來，物理系的同學暢所欲言地發表見解，一位瘦高個子搶先道：「在科學高度發達的今天，許多方面可稱人定勝天，唯獨生命的奧秘，仍不是人力可以主宰的。」

一個手上燃着烟捲的接着說：「自然科學只研究了自然現象，所以不會發現未生以前和既死之後的精神現象。」

「是啊！」周蘇也高談道：「科學研究的對象僅限於物，對於無形的心就無能為力了。所以不能把電子顯微鏡下看不見的就認為虛妄。」

他坐在他們中間睜大眼睛靜靜地傾聽，因他從小失去父母，由姑媽撫養長大，他性格內向，不善言辭，祇有默默地聆聽着。

這時那位寫英文的女生插話了：「愛因斯坦曾預言研究內在的精神生命，其功能與力量無限，這可借鑒佛家的明心見性，若我人將一切雜念妄想統統摒棄，就能激發潛能，很多靈感將會源源不斷。」

他覺得這位女同學的見解非同凡響，這時周蘇待她話音剛落，突然道：「喂！趙玲！你不是對校刊『科學新詩』感興趣嗎？」周蘇指着他道：「這位就是我的編輯好友！」

啊！他頗感驚訝地打量着她——她就是趙玲！大專院校智力競賽第一名獲得者，却這般樸素無華，這時見她抬起頭來大方地向他道：「啊！你好！你就是寫『探索亙古之謎』的陳純？」

他不好意思地笑了：「很不成熟，請多指教！」

她沒有一般女生的時髦打扮，身着洗舊了的白襯衫，齊耳的短髮，架上一副白邊眼鏡，十分淡雅清秀。

「你的詩境開拓，很有韻味。」她爽朗地笑着說：「不過時代飛速前進，要表達新的意境很不容

易。」

他似乎很有感觸：「對！今天安格爾教授涉及到印度的瑜伽和佛教的禪宗，古老的東方玄學與科學不但不相衝突，反可以互相會通。」

「是啊！你是學文科的，有條件研究一下博大精深的佛學。」

「哎！我對佛學真是一無所知！」他很誠實地說：「而且資料也很難找。」

她十分坦率道：「我祖父的書房裏有相當多佛經，我可以借給你。」

原來她的祖父就是聞名遠近的一代名醫——中醫學院趙老教授。

大概就是這追求宇宙人生真理的緣故吧，他倆逐漸建立起純真的情誼。

趙玲的家庭乃是有深厚學養的書香之家，父母都是中醫學院附院的醫生，一個小弟正唸中學，特別是那老祖父，不僅為德高學富的醫界泰斗，且精研佛理，熱心公益，八旬高齡時常風雨無阻為病家出診。每見他那鶴髮童顏的慈祥面容，陳純總覺得老人具有一種崇高的精神境界。

由於陳純自幼失去父愛和母愛，故趙家對他格外關照厚待，每逢周末、節假日，他照例成了她家的座上客。不論在精神或物質方面，趙家對他視同親人，他孤寂的心靈漸感到一種溫暖，一種安慰。

當陳純關於「中國農村經濟結構」的論文在聯合國召開的亞洲經濟研究學術會上宣讀，其新穎獨到的見解深受各國專家的好評，這在經濟系學生論文中能如此學術價值實屬難得，趙家特地設宴表示慶賀。趙玲的媽，關切問道：「陳純啊！你的

專業很出色，為什麼不報考研究生呢？」

他羞怯地笑道：「我怕英語過不了關！」

這時趙玲毛遂自薦道：「Let me help you！」他真是喜出望外，這樣不需要等到周末，時常可以跟她在一起了，「那真太好了！」他又顧慮道：「但恐怕會耽誤你的『托福』考試。（去英語國家留學的英文考試）」

趙玲懇切地笑了：「教學相長嘛！你這人哪，真像個大姑娘！學外語首先要大胆，Dear, Don't be shy！」

他的臉微微發紅，低聲道：「Yes, dear teacher！」

常言說的好：「學問之道離不開良師益友」。她運用國外最新科學方法SQ3R給陳純總結學習語音、語法的規律並製定了學習計劃，她又是一絲不苟的嚴師，每天背誦和書面作業不准拖延，起初陳純頗感緊張，經過她的定時輔導，他倆或在校園英語會話，或雙雙參加校際外語活動，或互致英文書信，或與外籍教師共度周末……

多虧她這位良師，陳純的英語真是突飛猛進，三個月後，不僅可講一口流利的英語，第一次參加全國研究生英語統考即獲優良成績。

陳純好學、渾厚、性格內涵、不像一般青年的浮華，贏得了趙玲的好感，他內心漸漸升起一種強烈的感覺，青春的生活正像清晨的朝陽一樣充滿了希望，趙玲真是他心靈中理想的偶像，雖然他們很少進娛樂場所，甚至很少花前月下，然而他倆却情投意合地在未來理想的憧憬中翱翔，他發覺他的生命已離不開她，為何他竟十分支持她報考留學生？因他倆至真至純的情感，正如法國著名作家聖

花姿

你看看這花，那形態很好，那黃黃的大黃花，教人看着「心花怒放」，——什麼煩惱都可以放下。我個人以為：我們賞花，其實可以細心觀察，即使一棵、一朵，祇要看它的姿態便很開心了，特別是陽光之下，更讓我們心境開朗。



塔克喬貝里所言：「真愛並不是男女二人互相望着對方，而是兩人所望的方向是否相同。」

三、離情別緒

安格爾教授全國講學完畢，尚有一個重要的目的，是希望招收兩名品學兼優，可以造就的研究生到他加州高能物理研究所培養，趙玲不負眾望，以優異成績中選，行前一天，由陳純陪同，兩人騎腳踏車作環城郊遊，暮春三月，風和日麗，麥浪流翠，綠堤飛絮，可是一路上，陳純默不作聲，趙玲深情地凝望着他道：「你在想什麼？」

他思緒萬千，想她形單影隻飄洋海外求學，不無惘悵：「我恐怕你在異鄉會感到孤寂。」

趙玲淺笑柔聲說：「無論天涯海角，只要有你一封書信，就會給我莫大的慰藉。」

後來當她衝口而出：當年居里夫婦新婚就是騎腳踏車旅行，他羞澀的臉上泛起了紅暈。

當晚在親友為她舉行的餞別會上，趙玲演唱了電影「知音」的插曲「人生難得一知己」。只有陳純知道是專為他而唱的。

第二天機場送別，陳純的日記忠實地記載了他倆的依依別情：「今天去機場送玲出國，在親友、老師同學眾目睽睽下，不容我倆單獨談幾句話。她不時對着我發怔，時間短暫，再不講幾句最後的話就要起飛了，但平時的勇氣不知跑到哪裏去了，只是淚眼默默相望。最後她和大家一一道別，當她走過來和我握手時，低聲用英語道：「心有靈犀。」我只得苦笑着祝福：「一路順風！」玲去了，我頓覺悵然若失，我第一次體會到離別之苦，正如「江淹賦」：「黯然魂銷者，唯別而已矣！」但為了遠大的理想，崇高的事業要忍受這黯然的離愁，我的心情難於

言表，正如我給她的長詩最後幾句：

「效居里，結同心。

探索亙古真理，鞠躬盡瘁，

嘔出滿腔熱血，染成桃花！」

感情是多麼純樸、真摯、高尚、聖潔！

四、飛來噩耗

桌上是他剛盼到的美國來函，他久久地端詳着那張隨信附來的近照，加州海岸邊雄偉研究所前的情影，是那樣青春煥發，神采飛揚，他也正要向她報告喜訊呢，他已接到著名經濟學權威楊維宗教授的研究生錄取通知書，他心裏感到無比的激動和欣慰，彷彿未來是五彩繽紛的充滿着光明和希望正在向他倆招手。

晚上他照例打開收音機收聽國際新聞，不一會，傳出一陣低沉的話音：「美國加州遭受罕見強烈颱風的襲擊，許多高大建築物被摧毀，海邊高能物理研究所也被捲入汪洋，著名物理學家安格爾教授和他年青有為的助手……不幸遭難……」

他脆弱的心靈猛然劇烈的顫抖，他呿地關上收音機，不敢再往下聽，嘴裏喃喃道：「這不可能，……但願沒有她……但願沒有她……」

他臉色慘白，頭腦昏沉，匆匆跳上腳踏車，飛奔她家而去，一到小獨院門口，裡面異常寂靜，他的心涼了，他輕輕推門，看見父親手裏正拿着電報，母親坐在床沿啜泣，小弟伏在桌上如同淚人一般，那德高望重的祖父也老淚縱橫，全家人默默無語，他突然感到整個世界霎時黯淡無光，只有老祖父抑制住悲痛向他道了四個字「人生無常」，當時他實在不甚懂得其深刻的含義。

他頓覺天旋地轉，彷彿天塌了，地陷了。他模



「打卡熱點」

妙法寺入口處，很搶眼地讓信眾看到這幾個大大的楷書——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。

不僅是賞心悅目，且立即讓你有一種輕安自在的感覺。故很多遊人說：這是妙法寺的「打卡點」。

日前五位女畫家拿作品到來，——她們是今次國畫展的作者，一看到這幅牆便禁不住拍照留念了。

五位畫人，分別是（從左至右）：莫王志玲、黃杏賢、葉樹菁、林義梅及蔡湘君。她們的山水畫實在寫得好。

糊不清那晚是怎樣回到學校，那幾天老師同學是如何輪流陪同安慰他。無論他們勸慰什麼：「天有不測風雲！」，「應以前途為重！」，「保重自己……」都對他不起絲毫作用，皆不能使他重新振作，他心裏好像有一隻利爪在不停地抓着、撕着，他的心臟已經碎裂了，此時他真正體會到絕望是一種什麼滋味，他年青的生命實在承受不了這樣沉重的又突然的打擊，一旦失去了她，一切成了泡影，他覺得他的生命已經失去了它的光彩和意義。

五、除夕上山

寒假的到來，使他倍加難熬，同學們已紛紛回家團聚，為了不讓姑媽發現他深深的痛苦，他寄回一信稟告：因為準備研究生課程，故決意不回家過年了。

這十多天來痛苦的折磨已經使他麻木了，渾身感到精疲力竭，書自然是看不進去，他愈是想忘掉她，愈是想擺脫那些淒然的回憶，她的身影總是浮現在眼前，是那樣清晰往事偏偏那樣歷歷在目，真是：「剪不斷，理還亂！」

春節在即，到處呈現張燈結彩的新春氣氛，家家忙碌準備歡度佳節，不時還傳來陣陣爆竹聲，他現在親身體會到人們為何稱過年為「年關」。趙玲的祖父曾邀他去過年，但恐怕觸動他家的哀思，他決定不去了，然而明天就是除夕，他這時深刻理解以前一個潦倒文人所言「無書可讀，無家可歸，無路可走」的境地了，他感到惶惑，坐立不安，怎麼辦？向何處去？他感到一陣陣呼吸壓抑，彷彿痛苦要吞噬了他。

突然，他的腦際閃過一個印象，似乎那一部書上記載一位多愁善感的詩人，每逢佳節，總要獨自到人跡罕至的遼遠蒼涼之地去寄托其幽情，稱之曰：「寄情於山水」，他不由暗自點頭：「對，上山去！」他像一個勇敢的戰士一般，堅毅地作出了決定。

第二天拂曉，他冒着嚴寒晨霧，匆匆奔向車站而去。這長途客車站座落在城南錦江畔，運氣不錯，還有今年最後一班去峨嵋山的客車，車站內外，熙來攘往的行人，肩挑着手提着大包小包的年貨，行色匆匆，忙着回家團年，他獨自惆悵地凝望着那當年洗濯濯錦的碧池，現已只剩了淺淺的伏流，那水的顏色也變黑了，河風吹來，陣陣寒意，他不禁低吟：「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！」

客車啟動了，他麻木的坐在車上，浮想連翩，感到頭昏腦脹，心靈異常空虛，翻開剛從地攤買來的「讀者文摘」，影入眼簾的大都是「影星」、「健美」、「韻事」等刺眼的字迹，使他心煩，他闔上書本，往屁股下一塞，閉目養神！

客車運行着，不一會，開始在山路上緩緩行進，車身不時左右顛簸，這時後座傳來低沉而清

析的聲音：「喂，同學，你的書！」他懶懶地回顧，只見一位鶴髮童顏的長者正從座位下拾起他那本文摘。「謝謝！」他木然地接過書，順手插進書包裹。

乘客沿路紛紛下車，那幾個進城辦年貨的農民扛着麻袋走後，到終點站只賸下他和那位老人。他心想，這老者莫不是跟我一樣，別有幽情，年關山上尋找避風港來了，他徑自向山上走去，這時傳來老人爽朗的笑聲：「嘿嘿！年青人，佛家講因緣，你我除夕相遇名山，真是緣份不淺哪！」

他漠然的面上呈現一絲苦笑。老人又道：

「你是要去哪一座寺廟？」

「哼，就是前面最大的萬年寺吧！」

老人笑道：「啊，那太好了，我們同路！」

他們順着崎嶇的山道往上走，他無心觀賞這清幽的環境，遠山的積雪，當攀登那一段陡直漫長的石梯，他早已氣喘汗淌了，可是那老人步履健穩，滿面紅光，若無其事。因他初次上山，對情形毫無所知，他試探着打聽：「老人家，我忘了帶證明，有學生證可以住宿嗎？」啊，沒問題！」老人笑道：「那，你是第一次到此旅遊囉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老人眼裏閃着慈祥的光芒：「你放心好了，等會我給你介紹住持法師，我的老朋友。」

「啊，謝謝！」

老遠能望見那供奉普賢菩薩的無樑磚殿，氣勢雄偉，在蒼松翠柏叢中閃爍發光，突然，有一位廿來歲的端莊年青和尚從小路跑來，一把接過老人的揹包，笑道：「李教授，師父叫我來接你！」（這位老人原是東北某大學的退休哲學教授）

「哈哈！惟明師，接着電報啦！」

「是的！」那位惟明師轉身對着他問道：「這位是……？」

「啊，我的新朋友，西南大學經濟系的陳純。」老人又向他介紹道：「惟明師是我老友的徒弟，剛從佛學院返寺度假。」

從通往寺門的長長石級，可望見一位身材頗長，風度飄逸的長老正站在山門的松蔭下，他就是住持宏傳法師。兩位老友一見面就寒暄起來：「阿彌陀佛！」李教授雙手合十道：「竹徑松塢公占却！」

法師欣然應道：「最喜風雨故人來！」

長老那清癯、慈祥的面容十分和藹可親，他對陳純除夕來寺很表歡迎，並立即叫惟明去準備房間，法師慈和的笑容和脫俗的談吐，傾刻間使陳純產生一種好奇和微妙的好感，他默默地隨同他們步入幽靜的寺內。

（下期續完）

花笑迎人

看花看草，看風景，一樂也！我們把心情調配好，則看什麼都是好看的。

日前與攝影家李志榮談到這問題，他也有同感。他說：「是呀，我們影相的也是這樣呀，那天心情好，則看起景物來都是好好的，愉快的！」

「所以，」我說：「心情好，則一切都好！你退休後幾乎每天都拿着相機去影花花草草，你有拍過含笑的、帶着笑意的花草樹木嗎？傳送幾幅過來，讓我們的讀者看看！」

——有福共享，有好照片也可以共享！你們看看這幾幅有趣的「花笑迎人」，它彷彿向你笑了，你還去煩惱什麼呢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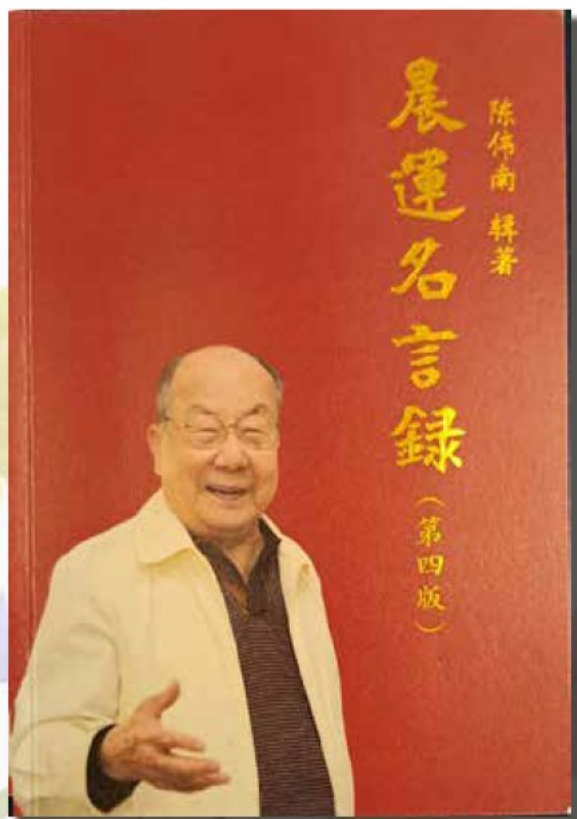
陳偉南的—— 《晨運名言錄》

香港社會，有些人做慈善「大張其鼓」，有些人又會默默耕耘。有些朋友問我：「對這問題有什麼看法？」

我說：「沒有什麼特別看法，怎麼樣做都沒有問題的，重要的是真正的做！」
——真正的做！

我一向欣賞一位潮籍先生，他名陳偉南。日前往生了，而他往生之日已逾百歲（他是一九一九年出生）。陳先生我不大認識，他曾多次地通過友人陳家義大兄捐款給「香港畫家聯會」，家義是會長，我是副會長，因此也曉得陳偉南先生。

欣賞這位高壽長者，是因為在多個渠道裡都曉得他是一位幹實事的實業家，也同時默默地做各項慈善工作，興辦教育，傳播文化，數字早已逾億元。



在他的告別典禮上，我們收到一本他出版多年的《晨運名言錄》。這是他多年來把自己看到的「金句」、「名句」擇錄下來，送給一起晨運的晨運之友，所以稱這本小冊子為《晨運名言錄》。我回家後細閱這本小冊子，發覺內裡有不少教我們看了也振奮、多思的好句子，值得向大家推介，就讓我在這裡錄下來給大家一個思考——

百歲老人方澤浦金句：

真正的力量是忍耐，
真正的智慧是寬厚，
真正的慈悲是包容，
真正的財富是知足。

忍耐、寬厚、包容、知足，是人生之四寶也。

根深不怕風搖動，樹正何愁月影斜。無心為善，雖善不賞。無心為惡，雖惡不罰。我總覺得多做了點好事，我的人生價值，就會不斷

提高。

信以立身，誠以接物，和以處眾，義以應事，靜以養心，動以健身，淡以養生，樂以怡神，是為持身之道。

舊學智仁勇，新學德智體，三者並重並達，方稱完人。有德無才，不失為君子。有才無德，適足以見其奸，小者害人害己，大者害社會。

各人知道自己的困難與弱點，自求解決。人必先自覺，才能自力，自力方能自給，自給才能自足，自足才能自決，自決才能自立，自立才能自強。



陳偉南與饒宗頤是老朋友

先苦後甜，真甜；

先甜後苦，真苦！

凡事先問自己，責人要寬，責己要厚，則易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無事。對人不欺侮、不屈服，量力而行，不挑戰而應戰。

金錢猶如廁紙，不能沒有，但亦無須太多，多了亦沒用，最重要是健康及幸福。

權力是暫時的，財富是他人的，健康是自己的，聲譽是永遠的！



快高長大

放在妙法寺內這棵梳羅樹，長得好，樹幹、樹葉，給你一個勻稱茂密，像一位健康，充滿活力的年青人。

猛然想起，這不就是多年前我在這裡拍攝的一棵「幼樹」嗎？它一枝直上，我稱它為一柱香，現在已長得這麼旺盛了，真說得上快高長大，——這就是歲月！

香港・裙帶路・赤柱山

幾乎每家稍具規模的書店，都有「香港專題」之設。此類書亦越來越多，無論是有關香港的地理歷史、人情世故，以及政事變化等等，很多讀者都感興趣，所以出版社對這類書籍也越多。

有朋友問曰：「香港這地名是怎樣來的呢？在『香港』這地名之前，香港又叫什麼名稱？」這樣的問題有趣，相信很多香港人亦想知曉。

我們經常聽到一個說法，百多年前，有英人來到香港島這個地方，問起一位漁民：「這地方叫什麼？」那人也說不清楚，但他姓陳名阿群，於是索性稱香港為「群帶路」。

但「群帶路」這個說法又有說是「音誤」，應該稱為「裙帶路」。

——從九龍尖沙咀這邊望過港島去，由於是一個個小山連接起來的，山上很多小路，曲曲折折的延伸開來，就好像女性穿的衣裙上的裙帶，所以稱為「裙帶路」。

是耶非耶？姑妄說之姑妄聽之可也！

不過，香港島另有一個名稱可能較少人曉得，它又被稱為「赤柱山」。怎麼回事？

原來在赤柱這個地方本就有不少木棉樹，木棉花是紅色的，一叢叢的木棉花盛放，漫山紅艷，所以便出現一個「赤」字。但何以又稱為「赤柱」？原來有一棵十分高大的木棉樹枯了，橫枝與葉都沒有，但它這主幹則屹立不倒，像一條高聳的柱立在山頭，所以香港島又稱為「赤柱山」。

「香港」兩字，也不是什麼英人佔港後才有，早就有了。但何以稱為「香港」？正如人所共知的，是因為我們這個地方盛產香樹，如檀香、沉香之類。更主要的，這裡是香樹的出入口之地，這些香樹統稱為「莞香」，由於香港地早就屬於東莞範圍的。有一點還是少人提及的，此地所以稱為「香港」，是因為有一個港口也。原來在明清期間，這個位於今天香港仔的小海



放在香港仔海濱公園的塑像甚有意思

灣，設有一個專門運送香木的小港口，亦即現在我們說的「石排灣」。

香港新界之地，以及更遠些的東莞其他地方，既盛產香木，便統稱為「莞香」。

「莞香」是先在尖沙咀的「香埗頭」落船，運往上述香港村這小海灣一個港口，然後再用小船轉送到廣州灣去，到廣州後才轉運到各地。這

樣說來，「香港」這個港灣便是轉運站了。

「莞香」這些香業慢慢地式微，但這海灣則已建立了「香港村」，後來便索性把整個島稱為「香港」。

——這就是「香港」這名稱的來由。看來這樣的說法比較可靠。



香港仔這天后古廟，建於咸豐元年(1851)，已近兩百年，見證了整個漁村發展，廟頂上的石灣陶塑甚有觀賞價值。



放在香港仔海濱公園的塑像甚有意思



笑與犬

有一句話語，稱為「哭笑難分」。哭與笑真的「難分」嗎？那麼今天讓我們分一分吧！

原來，這個「笑」字，本來的寫法是上半部是「竹」字頭，下半部是一個「犬」字的，後來才演變為下半部是「夭」字。

——啊，原來「笑」字最初是竹花頭下一個「犬」字，則「哭」字也是「犬」啊，兩者果然是有關係的從字義來看，兩者也與犬——狗有關係。風吹起來，竹枝便會彎弓着身，人們笑起來也像這樣子，所以有一句話又說：「笑得像彎了的竹！」笑字的「竹」花頭大抵也是從這意思而來吧！那麼下邊一個「犬」字呢？原來有一個看法，說狗與人的關係很密切的。所以，人笑犬也會跟着「笑」；人，悲傷了，哭了，狗也會「嗚嗚嗚」地哭起來。

狗的「哭」聲也是很感人的。

借音造字

再讓我們拿「笑」與「哭」來繼續說說。

——為何這個「笑」字的下半部分「犬」字變成「夭」？「夭」的形狀也像人笑起來的形態，你拿這個「笑」字看看，不是很有笑的感覺嗎？所以，我們認為：造字者真不簡單，連這種「抽象」的、憑感覺的情態都可以細緻地表達出來了。還有一點是大家都可以有共同感受的，那是造字者也往往在象形之外，對音聲也同樣重視。用這「夭」字結合起來寫這個「笑」字，相信與兩者字音相近很有關係。

類似的情形實在不少，隨便打開字典舉十個八個例子看看——

和、鳴、坊、圓、嗔、廈、伸、佈、嘈、噙……。